

增訂

史記評林

二十七

漢書門			
二	七	九	類
一	一	五	號
五	三	九	函
〇	〇	〇	冊

內閣文庫			
二	七	九	漢
一	一	五	書
五	三	九	冊
〇	〇	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95	
冊數	50 (27)		
函號	279	32	

正史百世三號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漢草文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

辰說文：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孫，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

於是為畢姓，其後絕

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

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

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陝州

芮城縣北五里，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索

隱曰：晉掌十大夫郭偃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

茅坤曰：佐晉文之伯者魏武子也。佐晉悼之伯者魏絳也。及文侯則浸浸乎賢君矣。然師事卜子夏及段干木，孔伋與吳起輩，何以故？事業無聞，已而未造得一公子，无忌然卒為讒言所間，不得任國政，而魏隨以亡。悲夫。

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犇，系本云：畢萬生，亡季，亡季生武。仲州州與犇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

柳宗元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彘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索隱曰：左傳云：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諡爲昭子。徐廣曰：世本曰：系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曰：本云：獻子名荼，茶，莊子之子，無魏嬴也。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

按戰國策云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曰无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无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矣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桓子乃予之邑智伯因索蔡臯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于外趙

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鞅。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栢子。索隱曰：系本云：與韓康子襄子生栢子駒。趙襄子共伐滅知伯。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智伯，知瑤也。本姓荀，亦曰荀瑤。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分其地。栢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

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按說苑云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

栢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瘳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文侯元年秦

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栢子周威王同時。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啓，章，康子之子，栢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

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

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賈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

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

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維陰合陽。正義曰：維，漆沮水也。城在

會丁巳平木 卷四十四 魏世家 三 參求官載

功吾所以不少
進守此者吾未
見以智驕我者
也若得以智驕
我者豈不及古
之人乎

田汝成曰卜子夏
田子方段干木在
魏文侯時風致不
同孔子之學行于
世者僅有此耳

王維楨曰魏在
春秋為小國秦視
滅魏若搏豚鼠耳
然竟文侯之身不
敢兵魏者則段干
木在焉文侯嘗欲
相干木矣干木不
肯也乃日造館而
請事焉秦將攻魏
諫者曰夫魏不可
攻也段干木賢者
也而魏禮之尚可
以加兵乎秦遂輟
兵不行夫不就祿

位非繁乎跌坐高
談令所居之邦不
危非才乎故曰干
木石隱
淮南子云西門
豹治鄴廩元積粟
府無儲錢庫无甲
兵官无計會人數
言其過於文侯文
侯身行其縣果若
人言文侯曰翟璜
任子治鄴而大亂
子能道則可不能
將如誅於子西門
豹曰臣聞王主富
民伯主富武亡國
富庫今王欲為伯
王者也臣故積積
於民君以為不然
臣請升城鼓之一
鼓甲兵粟米可立
具也於是乃升城
鼓之一鼓民被甲
括矢操兵弩而出
再鼓負輦粟而至
文侯曰罷之西門

水南郃陽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陽故城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義

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

索隱曰瑩音乙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

閭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臥反文侯軾干木閭

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
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
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
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又請為相不肯後早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
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為文侯師呂
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
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
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
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

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

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

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
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
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魏文侯謂李克曰

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

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二子何如李克對曰

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

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

曾丁巳巳平木魏世家

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比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陳沂曰惟李克再述對文侯之言意完而文自鄭重

按定相雖有五然克之所以語文侯與文侯之達視其所舉一句

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一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

按新序云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過于桓公也下相則曰成與璜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駟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

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秦徐氏云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侵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

華陰是其地也

云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得其將識索隱曰識將名也武下魏地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云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又系本敬侯名章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

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漢垣縣本

魏王垣也在絳州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漢垣縣本縣西北二十里也七年代齊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

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正義曰括地志云澮高山又云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

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二五里澮水出北山也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曰靈丘蔚州縣也時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屬齊故三晉伐之也齊威王初立齊幽公之十八

年而威王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

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正義曰今汝州之西北屬趙故云趙北蘭也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侯卒

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

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正義曰公孫中音仲公孫

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孫頎公孫頎索隱曰頎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孫頎公孫頎索隱曰頎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孫頎

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徐廣曰除一作陪

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陪及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

增王世貞曰春秋之罪吳楚也不以夷故以王也如秉禮而翼周吾將從之矣六雄之自王則梁惠始也故梁惠者魁叛而浮夷者也

按為趙一本作
圍皆不解疑有
誤

楊慎曰書韓趙伐
魏既叙其事而斷
論于後左氏法也

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隱曰系本云成侯名
種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處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二年齊敗我觀。
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正義曰：觀音館，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啓有五觀。註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南十七里也。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

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

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

反括地志云桐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

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二十年歸趙邯鄲

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二

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

七年丹封名會丹魏

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

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三十年魏伐趙

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也

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

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

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

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駟案劉向別錄曰徐子外

鮑彪曰此申生伐
畢落之例晉國之
覆轍也里克之諫
惠王非忘之而忍
為之故孟子謂之
不仁

按國策謂彼利
太子之攻戰而
欲滿其意者衆

戰國策曰齊魏
戰於馬陵齊大勝
魏殺太子申覆十
萬之軍魏王召惠
施而告之曰夫齊

義曰括地志云故圍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臣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

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

西破齊并至莒則富不過有魏賢不益為王若戰

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

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正義曰啜

之入反冀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

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

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八

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

陵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

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

寡人之警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伯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達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元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平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入而合其闕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能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

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趙。韓已擊魏。大破之。馬陵。按南梁在汝州。又此傳云。太子為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按孫子減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魏太子申。大破魏軍。營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國於南梁。韓急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說定非也。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云。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逋是也。然言三十一。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

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於是徙治大梁。

徐廣曰。今浚儀。駟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梁。按今汴州。

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駟案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日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

楊慎曰。此段約孟予之文。則拙矣。

曾丁巳平木 卷四十四 魏世家 九 參求官載

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

會戰。是歲惠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子

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

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二五年秦

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雕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圍我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周同姓也。曲沃故城在陝縣西南三十二里。按今有曲沃

也。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六年

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

在汝州魯山。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

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魏伐楚敗之。陘

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

山。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縣西南三十里。七年魏盡入

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

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立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

自華州鄭縣北至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即

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

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

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

縣蒲邑故城是也。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

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

與彭城之間。十

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

平周。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汾州界休縣西五十里也。十

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

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

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

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

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

會丁巳平木 卷一百一十四 魏世家 一 參來官裁

按京房易傳云：女子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厥咎凶，一曰男化為女，官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

○宛委餘編云：女子化為丈夫者，漢末女子徐登化為丈夫，有幻術晉安。

蔓女周世寧八歲
漸化為男至十八
遂能御女寧康初
江陵女唐氏劉聰
時內史女人唐光
啓二年鄆縣女子
宋乾道三年永州
支氏女慶元三年
袁州黃念四女括
吳志廣州蕭氏女
大娘子並化為男
丈夫化為女子者
華陽國志武都丈
夫化為女子蜀王
寵之至亡國漢哀
帝建平中豫章男
子化為女嫁人生
二子建安七年越
雋男子劉曜時武
功男子蘇撫陝男
子伍長平並化為
女洪景盧謂為釋
証南渡後有之不
為災矣并記于此

按如耳之罷魏
兵即蒯通說武
信君疾范令之
故術也

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
之世以為一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
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
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叙魏語亦有
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
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哀
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
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
以襄王之代耳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
魏楚趙燕

也 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
觀津城在冀州棗
陽縣東南二十五里 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
沃索隱曰樗里子秦昭王弟
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 走犀首岸門徐廣曰
岸亭○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
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
許州長社縣西北十
八里今名西武亭 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
索隱曰政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
擊齊虜贅子於

也 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云
八年翟章伐衛
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正義曰如耳魏
大夫姓名也 請罷魏
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
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
拔闕與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闕於連反與音
潞州闕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若斷羊腸拔
闕與北連恒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為三也 約斬
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
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醜衛不如以魏醜
衛正義曰醜音釋 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
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
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

會丁巳巳平木 卷四十四 魏世家 十一 參來官裁

攻衛驛衛不以王為王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索隱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

余有丁曰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

楊慎曰先假為說梁王之詞備載而于其說梁王也則但曰以以告之以此省文也與前李克對霍璜之文異

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王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王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

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

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于韓。

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河渭絕。

日。二十二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

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一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昭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名。趙王名邀。

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

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索隱曰：言卯以智詐。

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

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

按國策芒卯詐以鄴事趙，令閉關絕秦趙大惡。趙王恐魏承秦之怒，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鮑彪曰：以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

之于魏，孝成失之于韓，雖所畏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

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

璜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正義曰：即王城也。今河南郡城也。十

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在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一里。兵

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

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名圍。安釐王元

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

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

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徐廣曰：在修武。蘇代謂魏王曰：欲

按蘇代戰國策作孫良。

曾丁巳平木 卷四十四 魏世家 參來官

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十一年，秦拔我鄆丘。徐廣曰：鄆丘，又作邢丘。鄆丘，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鄆丘，又音妻。○正義曰：鄆，十私反。又音妻。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鄆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鄆。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壅山。山海經云：懸壅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漑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

楊慎曰：兩無奈寡人何，言有輕重。

王維楨曰：引知氏首末以悟秦王，敘逆委切警動人心。

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壅山。山海經云：懸壅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漑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

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正安邑在

絳州夏縣本魏都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

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二十許

丈。望之極為奇觀矣。魏相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

魏相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

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

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

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或反。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

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

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按睢字音七。余反。謂魏王曰。

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

楊慎曰：告君述古人事。而以今之事比而斷之。如子胥諫吳王。引有過氏滅夏后氏之類。皆用此法。

茅坤曰：唐睢之說中情事。

按戰國策范痤獻書魏王曰：犬殺无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

而遷之。唐睢到。人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

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

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

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

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

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

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

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

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

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

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

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也。若以生人市也。又遺其相信陵君書云。
按。痤言襲趙之欲。此有以深中。信陵之畏矣。是以信陵言于王而免之。
按。无忌戰國策作朱已。
吳寬曰。信陵君說魏王。无親秦且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可謂先覺之賢者矣。
茅坤曰。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

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
○索隱曰。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昇屋以避兵也。一本作語。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

箕。真德秀曰。此書于魏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
楊慎曰。伐韓益近秦。患二篇主意。

呂祖謙曰。按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

按何也。以下指次秦亡韓之後。必不伐楚與趙之故。

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索隱曰。戰國策亦作鄭。非。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
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闕與而趙奮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

增許應元曰歷陳秦所不敢以明當時諸侯坐失機會

增黃洪憲曰又字變化

鄴朝歌絕漳金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テ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道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爲今江夏鄢縣冥音盲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西道河外東道從褒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上有石故城注水經云或言在酈指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索隱曰攻亦作致此其一也戰國策見作致軍糧難也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從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右蔡左召陵徐廣曰一無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左召陵正義曰一無鄴城縣東四十五里並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正南與楚兵決於陳郊面向東皆身之右定無左字也

史記言言本

卷四十四

十六

他多舍痛

按秦固有以下直指秦亡韓之後必首伐魏

增表黃曰秦竟用此策而梁果亡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入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信陵之先

秦又不^テ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邢丘在平臯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攢茅括地志云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脩武也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城坨津以臨本邢丘邑也以其在河之臯地也

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字坨津在河北坨音九毀反正義曰坨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及郡城南有延津是河內其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索隱曰汲亦作波波及汲皆縣名也俱屬有鄭地得垣雍徐廣曰成臯滎陽亦屬鄭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正義曰雍於用反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

曾丁巳平水

史記言言本

十七

參末官裁

見如此惜王不用
耳。
按安陵魏人不
欲攻韓與群臣
異故惡之。

按誅國策作誅

余有丁曰周紀註
南國江漢之間又
曰南陽也詳吳時
屬韓

地名卷縣理或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決澆
地得垣雍城從澆澤決溝歷雍灌大梁是也

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
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雋陵縣西北十五里

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
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今伐之重
非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武陽鄰。正義

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許州葉
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
陽昆陽屬魏也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
舞陽屬魏也

氏而亡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
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
以東臨許許必危矣秦繞舞陽之北
有許地魏國可無害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

國必危。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四十里
許昌故城是也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
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理
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叔所封

董份曰氣勢激盪
按異日以下追
論韓未亡而魏
且困於秦兵如
此

二十四君為楚所滅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
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
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
河南縣縣有注城。正義曰

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
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
有河山以闌之

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徐廣曰林鄉
在宛縣。索
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裴林在大
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八
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
秦七攻

魏五入囿中。徐廣曰一作城也。索隱曰囿即圃
田圃田鄭數屬魏戰國策作國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圃田澤在鄭州管城
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藪曰圃田也
邊城盡拔

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
亭。索隱曰文臺臺名列士傳曰
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廟曰都立魏臺邑
名。正義曰墮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

曾丁巳平水
卷四十四
魏世家
十九
參來館藏

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

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即

兵歷取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

其郊也。所出於秦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南山也。華

平須昌縣。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河外河內。正義曰：河外

北同華銀綏立魏地也。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

至號陝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也。

日一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

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

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

索隱曰：從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

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撓音苦孝反。謂韓

被秦之兵撓擾已經二年

按異日以下直說韓則魏受秦之禍必烈也

楊慎曰：撓之以講謂以地撓之也

按馬行言以次進詳韓世家按是故以下纔說從楚趙以存韓則韓以為利

云欲講說與韓和識猶知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

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

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

事王。索隱曰：從足松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約

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質子入趙。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

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效猶致也。謂致故地於趙也。正義曰：無忌令魏王速

受楚趙之從趙楚挾持韓之質以存韓而魏以求

地韓必效之。勝於與秦伐韓又與秦隣之禍殃也

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

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

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其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正義曰：共衛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弱力以助韓

州共城縣甯懷州脩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其甯

曾丁巳巳平木 卷四十四 魏世家 十七 參來官裁

則韓不至於失土
黨趙不至於敗長
平六國亦不至為
秦所吞矣謀既不
用又以矯殺晉鄙
流落於外六國垂
亡魏始再用之猶
能收合諸侯折強
秦之鋒若用之於
前天下雌雄之勢
未可量也
又曰是時秦欲取
韓上黨故蚕食其
地使與魏國中絕
道使韓得勸魏假
來豈專為韓而已
哉韓不失上黨則
三晉之勢猶完也

之道使韓上黨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
得直路而行也
二十里時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
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
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
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
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
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
兵以救趙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北五十里即公子無忌矯奪晉鄙兵故也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
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
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

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

魏相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也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

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

中也故不若賢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

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

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君無

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

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野王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

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

地名在鄭州

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秦殺假列女傳曰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

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

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

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

佐曷益乎索隱曰譙周云以予所聞所謂國之云

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大名始賞盈

數自正胤裔繁昌世載忠正楊于就戮智氏奔

命文始建侯武實彊盛大梁東徙長安北偵卯既無功卯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政

劉知幾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子以為論成敗者當以入事為主

蘇子古史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曾丁史已平本 卷四十四 魏世家 二十一 參來官藏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

韓原。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

采於韓原地城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

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

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

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

萬是曲沃相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

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相叔已

下嘉吾子之賜，亦言相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

之後，別有相叔，非關曲沃之相叔，如此則與太史

公之意亦違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

伯簡簡生與，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

茅坤曰：三晉中韓為弱而世家所撰次本末亦无可覽

韓字註原上一本有

陸溪曰此段敘事簡而該參看趙世家可見

邵實曰厥知武久矣曷不特言景公而必待病且卜神深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乎嘗謂嬰也杵也費九地厥也雷九天雷非雷不起雷非時不鳴深哉乎機非時者不足以及此

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入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正義曰音安括地志云在濟州平陰縣十里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上大業之不遂者為巢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

按此世家相傳俱言代至為族時則曰立按此數語凡六七見

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

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

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

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

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

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

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

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相子共敗

知伯分其地地益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

按風俗通云韓厥因上者之錄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

索隱曰武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處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魏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

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三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

光緒曰按戰國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辨士也夫為入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

曾子已平本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三 參來官裁

大說夫揣摩之術亦施之於君太史公所謂修術行道此可窺其弊云
按昭侯不出門急則于天怒矣是以果不出門宜曰能以入事驗天心智哉

地言史言言本

卷四十五

何及舍寐

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

害然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

門屈宜曰曰許慎曰屈宜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

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

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羸徐廣

日時衰耗而作奢後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子宣惠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豐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

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

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

王之年又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諡則

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

可考也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

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

不同也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

伐敗我鄆徐廣曰潁川鄆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鄆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鄆陵

故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

澤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鯁音瘦亦作鯁。正義

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

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敗魏世家

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侈與國非可恃

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

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

曾子已平水

卷四十五韓世家

四

修來宿歲

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

仲之行。索隱曰：警，戒也。戰國策作：戰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

講亦謀議與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

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

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

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

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

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

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

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為鴈行而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秦韓不

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

按考要云：行者行列也。魏世家云：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蘇秦傳云：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敵其後義。與此同，皆戰國策文也。

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

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

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

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

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

索隱曰：徇，從也。也。言以成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

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

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

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

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

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

鮑彪曰：二子皆意中之材也。宣惠恠於其言，或於重幣難有公仲之謀。固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以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按戰國策云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賴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報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敗楚將景座也。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索隱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報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歿報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

按蟣虱國策作幾瑟

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穰人羊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與秦伐公子悝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歿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杵臼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

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

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

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

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

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

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

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

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韓求救於秦。秦未為

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

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

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

出峽關，俱統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

遲緩，近不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殆

鄭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

智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

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

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

策作勁也。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

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

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索隱曰：言楚

公用亦必易與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

而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言韓戰

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

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

守之。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公不能救也。竊為公

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康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

商於。徐廣曰：昭魚，楚相國。索其言收璽實類有

余有丁曰：按國策云：請道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于南鄭矣。

按施猶設也。張設救韓之功于三川天子之都而歸咸陽。

按實類有約，疑秦楚約攻韓也。

約也。索隱曰：劉氏云：詐言昭魚來秦，欲得秦官之印璽收，即取之義也。公仲恐曰：

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正義曰：先以身存韓之計，而後知張儀為秦到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於齊楚。公不如亟以

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

也。正義曰：惡烏故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也。到魏之計，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不輕欺無

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徐廣曰：其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其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殺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

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

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

圍雍氏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

按先身後儀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勁韓也。鮑彪曰：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徐註以為儀在之日而云非也。

按此言雖合齊楚圖國事，直秦無辭怨之。

按此言楚不主，蠶虱則必入質，以此上之。

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昧却述張儀時事，說韓相

公仲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徐廣曰：號新城

耳。姓戎名秦，宣太后弟，號新城君。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蠶虱也。

索隱曰：公叔伯嬰與蠶虱及公子咎，立是襄王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蠶虱及公子咎，立是襄王

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蠶虱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前亦

與蠶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

索隱曰：令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替蠶虱。蘇代令芊戎為韓求蠶虱，入於韓，楚不聽。公叔伯

嬰知秦楚不以蠶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楚王聽入質子相韓，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

脫不字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蠶虱為事，重明脫不字。楚王聽入質子於韓。

索隱曰：質子，蠶虱也。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蠶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

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

質子也。已平水。卷四十五 韓世家 八 參水官

按此韓皆指公叔伯嬰為言

茅坤曰時從人已散魏齊及韓何以有此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

八

伯來舍

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今芊戎教秦於楚索韓所送質子今入之於秦也楚不聽

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正義曰言韓合齊魏

以圍楚楚必尊重芊戎以求秦救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

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

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故韓竟立谷為太子也

韓立谷為太子齊魏王來正義曰蘇代為韓立計故得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

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

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

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

宛正義曰宛於元反宛鄧州縣也時屬韓也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武遂皆宜陽近地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

西周一本作兩周

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

十四年與秦會西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戡救魏正義

韓將姓名為秦所敗戡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

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韓告急於

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徐廣曰筮一作筮索隱曰戰國策作田

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

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

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

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

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

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栢

按陳筮將變而佗從之語所以激穰侯不敢不救也故能八日而兵至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

九

伯來舍

司馬光曰韓以微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之謹賞不加死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
劉辰翁曰獨重韓厥是也韓有土乃

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涇城汾旁。正義曰涇音刑秦拔涇城於汾水之旁涇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也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皐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正義曰亡

厥起之、

趙恒曰言韓氏未嘗有大功德於晉而能與趙魏有士十餘世者以其有成義之陰德也成程嬰之義句重二人之義精貫天地矣

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據侯惠文僭王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蘇子古史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獲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

晉丁巳平水 卷四十五 韓世家 參家官裁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 九 何列舍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
備列諸痛

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岩波滿美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

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論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

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上完封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

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先為堯四嶽也物莫能兩大

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

茅坤曰予覽田齊世家太史公竒其懿仲之上也然觀田常宿客舍人出入官中者不禁卒有七十餘男而田氏之宗亂矣又曰威王強齊處可觀潛王雖以驕亡而君王后之入也母子蔽于秦之購而國以四十年不被兵而秦且併天下矣

晉丁巳年平水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一 修來官裁

下不書晉上書田齊和求為諸侯而便不及太史公

卒厲公兄鮑立是為相公相公與佗異母及相公病蔡人為佗殺相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相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相公欲使為卿舜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相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

按大事記云成子陳恒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蓋自春秋後遂稱田氏也

陳字一本作陳氏註同

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立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相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田采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湑孟莊徐廣曰一作芷○索隱曰系本作閩孟克芷昌改反田湑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栢子無宇田栢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

齊世家卷之六 田敬仲完世家 二 齊世家官歲

王維楨曰田釐子乞陰行私惠以收民心其意豈難知哉

茅坤曰以晏嬰之賢又得君之專而景公賢君也卒不能損田氏之權此可見天心所移人未如之何也已

史記卷四十六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

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

王維楨曰偽給二字下得稱情

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

會丁巳年

田敬仲完世家

三 參 水 官 發

王維楨曰先下偽
給二字復下二誣
字字法變換

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
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
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
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
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
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
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
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
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
左右相駟案監一作闕索隱曰監如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也相簡公田常
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

王維楨曰按史通
云田常見在而遠
呼以謚此之不實
昭然可見

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
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姬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
之政將歸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索隱曰御官陳氏也田監不可立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
之族田監不可立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
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父賈逵云即人太史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誤耳
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
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
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
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
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

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

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

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

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

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

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

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蚤從

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

已遂弒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

弟騫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

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

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

王維楨曰以刑罰
自任者德已布而
又欲施威以制之
也
余有丁曰昔市私
恩所以結入心今
專刑罰所以籠威
權也

茅坤曰田常沒齊
而田氏之宗先亂
矣

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

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

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

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徐廣曰安平在北

處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是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

九里古紀國之鄆邑青州即北海郡也瑯邪沂州

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

也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

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

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

男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

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恒為人雖志大

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為

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女姦雖子七十祗以長亂事豈

曾丁巳平水 卷四十一 田敬仲完世家 五 修及魯非

茅坤曰繁其枝固其黨與四世而後滅姜齊而田齊因以立

然哉言其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堅。索隱曰盤

音許既反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系本作班

三晉殺知伯分其地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襄子使其兄弟

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

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索隱曰系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

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明年伐魯葛及

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二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

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

按田和乃號田太公

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

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

之滅祗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代

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

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郕魯孟氏邑也明年宣公與鄭

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索隱曰母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

五十二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貸立日十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宣公卒子康公貸立日十

一年伐魯取最索隱曰貸音土代反最音祖外反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

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

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也三年

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

說而不省。此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立誤。求

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

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

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

和卒。徐廣曰：伐子相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

二年田侯剌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

而兼齊是為相侯與此系家不同也。相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

於齊齊相公召大臣而謀曰。索隱曰：大臣謂駟忌

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十二年有駟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

張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駟

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

黃震曰：按田乞田常皆以大斗予小斗收愚齊民以結其心再世弒逆專其國政而陰奪之蓋不待田和遷康公自立而太公之齊已為田氏有久矣。

歸有光曰：或是一事而傳聞不同戰國策又作閔王燕噲事。

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

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

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

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蕪予齊也。相公曰：善。乃陰

告韓使者而遷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

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蕪國。取

桑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蕪桑丘魏趙來救之。魏

趙世家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六年救衛。相公卒。索隱曰：紀年

年當齊相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相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

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

元年。二晉因齊魯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丘、河東

蔚州縣。按靈丘此

按戰國策云：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

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于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遠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按此欲言齊威中興先以初不治起案

楊循吉曰齊威之伯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

按考要云譽阿大夫者乃倭臣周破胡也列女傳曰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倭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及日譽之

時屬齊二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濟州西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正義曰在鉅平○威

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曰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闕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

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

田野不闕民貧苦昔日趙攻甄正義曰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

即墨字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拜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

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

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

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

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

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

虞姬謂王曰破胡諛之倭臣也不可不退于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破胡并烹之

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

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

楊循吉曰再述而不煩重言而不殺文之委婉鄭重處也

陳懿典曰按淮南云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謂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牖不叙於前鐘鼓不鮮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城獄而夜理書成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而非所以為治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為中也可與騶忌子之說相發明

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攫之深驪之愉者徐曰以爪持也攫音已足反愉一作舒索政令也隱曰驪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

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亾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

地言及言言本 卷四十六 八 作 舍 音 痛

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亾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若無失則身名獲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曰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

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豨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騶忌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

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徐廣曰幹一作乾然而不能傳合疏罅索隱曰幹音孤

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析幹則析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檠中是

田敬仲完世家 九 參 來 官 歲

猶以勢令令人合也。傳音附。罇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踈罇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

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能成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

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騶案。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

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誦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資其立斷也。所以尚騶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絲毫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

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為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

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

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則楚人不敢為寇。及種首。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邾莒宋魯之北。吾臣有

傳寶之大者。若夫

茅坤曰。覽威王之論寶。其識遠矣。所以能伯。

楊維禎曰。齊威王寶四臣之論。似矣。而未盡也。當時盡不曰。豈特四臣之寶。已哉。懼齊人之能而詐也。寶之以信野而蕩也。寶之以禮刻礪而殘侈也。汰而競也。寶之以仁與儉也。又寡人傳寶之大者。若夫

王之照十二乘吾
懼不照大王入
之榻而照大王四
隣之寇也惠王聞
之且將慚懼投珠
於汾水矣何敢言
實

按此起叙與相
公五年韓求救
同觀

歸有光曰其後二
字疑有誤

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
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
日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徙而從者七千餘家
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
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
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擇而去二十六年
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
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
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
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
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
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

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

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

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

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

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

東北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

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相公十

一年殺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

字或如紀二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

不令人操十金下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

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

出因令人捕為之上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

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索隱曰按

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

十年乃出奔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

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卽與系家不同也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

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

魏伐趙趙與韓親其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

太康地紀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

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

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宣王召田忌

別之於太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

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

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

按此起叙與相
公韓求救威王
趙求救同觀

茅坤曰孫臏之謀
巧于借魏脅韓而
因以自為功矣

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丐對云蚤救之此云

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

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孫子曰

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耳孫子曰

索隱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

之兵顧及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

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

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

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孫子為師

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索隱曰在殺其將龐

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

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盟而去徐

日表云二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曰沛郡平阿縣

也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

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聳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齊

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接予正義曰齊號天口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也接予正義曰齊人藝文志

云接予二篇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藝文志在道家流文志云作慎子四十二篇也環

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

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楊慎曰按穀梁傳云稷下稷即側也稷字又作棘鄭志

茅坤曰孟軻氏且細而不用宣王所好者聲名耳而非其實也

按七畧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之語曰天口駢

張逸問曰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也答曰齊田氏時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元常人也真德秀曰墨翟禽滑其一也宋鉞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莊周惠施其四也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

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益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

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昔子如齊盟于稷門是也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本名遂湣王元年秦使張

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

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

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

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

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

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煮棗將拔徐廣曰在濟陰宛胸齊兵又進

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

增訂史記評林 卷四十一 田敬仲完世家 十一 修列舍痛

茅坤曰蘇代此論以韓魏齊楚秦五國為掌上之丸

猶勝也言不勝其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拔故聽齊拔之耳其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徐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搏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將為秦所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代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使

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

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

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

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

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

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

增言史記言本 卷四十一 田敬仲完世家 十一 修來宿獻

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

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

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

歸涇陽君子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

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徐廣曰時子孟嘗君為相至函谷

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

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十六年主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

齊見於章華東門駟案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

一門非邪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間門武鹿門也齊王曰嘻善子

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

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

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

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

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

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

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

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

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

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

同奔也

鮑彪曰此策自為智則明為入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

凌約言曰備問答而又總其言意文有啓閉

之陽地危。駟案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有濟西。

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

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

開。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

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莫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

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

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二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

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新

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

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

按戰國策開作啓貸作貳

按禮言以此求事秦

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

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云：秦昭

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

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

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

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

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

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也。國

策作結軼。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

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

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

按戰國策議作伺伺亦圖也

茅坤曰自齊潛王以後齊多難而太史公本戰國策詳次如畫

郁離子曰齊潛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侯以求為帝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曰曰成哉臣竊悲其為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天下之獸皆咸懼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于牖下狐

入遇焉啼而踏他日豕暴于其田乃使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持諸衢遇者呼豕逸于莽遇象虎而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為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是野有知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駭也直虎且不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响而前攬而噬之顧磔而死今齊實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駭乎明年埋諸君以諸侯之師入齊潛王為淖齒所殺

按荀子云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正義曰懷州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有溫城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表云楚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取淮北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音女教反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

姓為莒太史敫家庸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皎太史敫女奇法

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

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

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

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

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

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

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

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

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

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正義曰安平在青州臨淄

曾丁巳巳平水

田敬仲完世家

十七參來宿歲

大祭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夫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敗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潛宋獻是也

茅坤曰周子之言甚確論也惜乎君王后深入秦人之購卒不救趙而下

系秦破趙于長平四十餘萬公年王建朝秦公年秦滅公國而公年秦虜齊王建遷之共松栢之歌于今猶可累歛而太息也悲夫

按六國獨齊後亡故于齊總論興亡大勢有感楊慎曰敘事畢又原其所以然以始字發之本王建之所以亡也齊師道曰秦遠交齊而善之故齊事秦謹不悞其計也與諸侯信此恐未

史記卷六

卷六

十一

縣東十九里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古紀之鄭邑
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於齊楚為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

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正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齊斷秦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焚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

曾丁巳平水

田敬仲完世家

十八 修來館藏

然史稱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不受兵此實錄也齊與諸侯信安得不助五國乎許相卿曰此為上齊王聽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之目所以著勝之不聰也而疾建之不聰也司馬光曰齊為三晉楚之根柢三晉燕楚為齊之藩蔽秦雖強暴百餘年不能一諸侯以表裡相鈞帶也及齊王建用后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以亡而齊為虜理勢然也增趙恒曰始君王后賢云云至疾建用客之不詳也史斷齊之所以亡太

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云云兆祥云贊齊之所以興直管至田敬仲生而周太史與懿仲之卜云然以其與歸之天命也故曰非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知其所以興則知其所以亡矣二段合為一看

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歿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云秦處建於共松栢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住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

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僖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辭羈旅終焉鳳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爭疆和始擅命威遂稱王濟急燕趙弟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栢蒼蒼蘇子古史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算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從約不能期年以壞眾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急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潘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媿安自守僥倖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六
十九 伯牙琴

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于韓玘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况秦乘其弊乎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六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小幡利貴

